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四十六回 古廟逢凶蜂螫屠龍之手 盤山遇俠獅降猛虎之威

素臣提著沙彌，直奔後面，見廚房透火，延及東廊，雞豬牛羊，嘶鳴跳躍；後場柴火，從屋脊上亂舞而進；樓房火炭，從圍牆上飛擲出來；燒得青煙卷地，赤燄冲天。急看封鎖房屋，簷木已著，門戶緊閉，裡面一片哭聲，知是護解員役在內。放下沙彌，破門而入，火光之下，只見解官、衛士們俱是四馬攢蹄，橫七豎八的滿地滾著，一見素臣，真似法場上得了赦書！齊叫：「文爺救命！」素臣上前割斷繩索，看那火勢已奔入屋，大家掙起，顧不得手腳酸麻，跌跌撞撞的跑出院來。那小沙彌一見娘舅，兩手拉著，卻哭不出聲，素臣就叫他領了。見後場火勢亂捲過來，重複向前，走到圍牆之下，假門的火便如放噴筒一般，向走廊下直噴出來。急急躡過，走出一層房院，滿日煙光，滿鼻藥氣，火炭柴頭，紛紛飄墮。忽見前邊火勢大發，燒得那大殿，如火雲樓相似，霞光萬道，紫氣千重。十幾個和尚、道人，拖槍拽棒，沒命的搶進來。素臣約退眾人，揮刀殺出，頭裡幾個喊苦不及，頸血直濺，後面的叫聲苦，卻沒處躲閃。只見兩道刀鋒，霍霍地閃，嗤嗤地響，從外直飛進來，卻是無外在前殺進。兩面夾攻，那消半刻，俱已殺盡！素臣在死人身上，剝下衣衫，丟於沒衣褲女人，遮著身體，喝令：「快跑出寺，覓路逃生！」自與無外，領著解官、衛士、兵役人等，奔出寺來。只見正西道上，遠遠的火把照亮，一簇人馬飛撲將來，素臣、無外分頭埋伏。火把漸近，約有數十人，張弓挾矢，把棍持槍；中間綁著一人，卻是匡義；後面馬上，馱著火器鉤索，看那馬匹內，有素臣等三人所乘之馬。素臣大喜，候得匡義較近，大喝一聲，平空跳出，手起刀落，早把押護的賊人砍倒幾個，搶出匡義，拉斷繩索，復殺入去。前面無外殺得性起，吼聲如雷，賊人心膽俱碎，亂竄而逃。匡義搶起一根棍子，兩個衛士也搶桿槍棒，分頭追殺。

月光已淡，東方漸明，賊遁無蹤，火勢尚熾。匡義去檢點馬匹。素臣躡上旗竿，四面一望，見正中一帶自後面大場直燒至天王殿，片瓦無存；山門後半已摧，前半初著；因是西風，火勢向東，西邊一宅僧房，雖被火炭飛擲，有人在房發水潑灌，火鉤拉救，尚未延燒。素臣慌忙下來，吩咐眾人，把馬上裝回的火器，點著火線，亂向西宅中丟去。那屋已被東邊火勢烘透，如乾柴遇烈火，一淬便著，霎時煙燄齊飛，層層透火，然後把寶音擊障，鏟除淨盡。民，齊聲稱快。這西邊都是房頭，各房都藏有婦女，素臣與眾人分頭守住，只放女人及小沙彌逃命，其餘和尚、道人，俱不放走。這房頭婦女，比正殿更多，跌跌滾滾的，跑出四五十人；因東邊火發，早作準備，俱穿好衣褲，無一露體之人。素臣吩咐救火人等，把兩邊婦女，各送還家。向解官討出文批，揣在懷中，說道：「此寺一燒，斬賊恨入骨髓；你們若再和我同行，回去斷無生理，不若竟自回京，一總推卸在我身上，包管沒事！」向兩個衛士道：「二位卻要送我一程。」與無外等向曹莊驛來，到一個飯店中坐下，討出紙筆，寫一草札，問候懷恩，其略曰：

自別音容，未及十日；所歷患難，已逾百端。雖賴青宮洪福，鬼神為之呵護，諸賊害者還取滅亡；而早夜之間，固無刻非幾上肉，釜內魚也！法空廣蓄火器，欲以火攻，而即火其寺，兵馬錢糧，焚毀略盡；狐鼠之勢，亦稍衰矣！但恐小人作孽，不知自悔，根究株連，輒起大獄，為可憂耳！計自十六日宿通州，此遷人由都適戍之第一程也，已差紅須客伏床下行刺矣！二十日，宿沙河驛，復差僧人性空，道士於人傑、元克悟從天而降！二十三日，復差法空統率禁軍洋盜數百人，白晝截殺，公然放炮豎轟，吹螺擺隊，儼若敵國者然！伏祈老公公即據此事，悚以危言，破其結網；如必以放火殺人為生罪，則解差、衛士、店家、里甲，並寺中救出之小沙彌，各活口可證也！謀殺人以見殺於人，其罪將安所歸？彼雖狠戾，豈未敢遽逞，況有大力者居其間乎？因生之故，幾累從者，故解之使歸；生當微服赴遼，以彰國典！如更有險，萬不能達，即放蟬羽蛇蛻之意，以覘其變。東宮威嚴，不敢干冒，誠惶誠恐，惴惴於心，犬馬之忱，必思所報！諸所未盡，統惟神照！秋風珍練，千萬千萬！戴老太監位下。

吳江文白頓首

素臣寫畢，交與衛士，發放回京，與無外酌酒作別。無外不放心，欲伴送至遼。素臣道：「賊人經此大創，前途可保無虞。吾兄同去，反為不便，不如請回；京中之游，並俟異日，恐落斬直之局！家間緩急，伏乞留意！」說罷，倒身下拜。無外慌忙答禮，執手依依，惘然而別。素臣並謝了匡義。率性把馬棄去，這日走了四五十里，在寧遠衛住宿。

來往宿店的人，把寶音寺被火一事，當作新聞快事，個個稱揚，人人傳說，把素臣說得牛鬼蛇神，竟是天上下來的一般！素臣和衣偃臥，側耳諦聽。有的道：「這和尚無惡不作，孽貫滿盈，合有此報！」有的道：「若沒這文忠臣，也只好瞪著眼看他，講不的報應哩！」有的道：「向來知道這寺裡專一藏匿婦女，也不料藏著這許多；若沒有文忠臣，只好老死在裡邊罷了！」有的道：「法空這等銅筋鐵骨，偏遇著文忠臣更狠似他，真個一物一制！」有的道：「這文忠臣聽說是個文弱書生，怎有這般武藝？約莫也是天老子差他下來，收妖捉怪的哩！」有一個接口說道：「可說甚來？這文忠臣別人不知道，咱是親眼見來的，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圍，兩耳垂肩，雙手過膝，一頓飯要吃四十九個豬頭，還說不曾飽哩；腦後有一隻神眼，會七十二般變化，原是灌口二郎神下界來，替咱們這一方除害的！咱說來很像謊，卻極真，和你們賭得誓的！」有幾個道：「海老二的話，一些也不錯，你看，法空這樣武藝，那般法術，各房頭和尚、道人，那一個沒有水牛般氣力，還有京中下來的救兵，幾百隻虎，要吃一人，直甚大事；都被他殺個罄盡！你不見，那屍骸堆積如山，隨路搭了席篷看守著麼？若不是二郎爺出世，敢也沒這樣神通！」有的道：「這火忒也利害，一夜裡燒到晌午，還是冲天的火燄，怕不成了火燄山麼？可惜這些金銀財帛，米糧柴草，化成灰燼！只不信那樣插天的牆，如何燒得進去？說是裡邊起的，又如何燒得出來？」海二道：「圍牆內是文忠臣變做蜜蜂兒進去放的；法空和尚尚不會咒那白龍來淹滅這火，只吃那磕睡蟲的虧，下半身都燒掉了，也沒燒得他醒哩！」有的道：「這火卻便宜了盤山大王，文忠臣便是他的救星哩！」海二道：「盤山大王的本事，也不輸梅山七弟兄，還吃了和尚的虧，才惱了二郎爺，來收妖捉怪哩！」素臣聽著，暗自好笑，因話太荒唐，懶得聽了，便自睡去。

次日起來，檢點身邊，只有幾隻小銀鏤兒，那錠元寶，放在鋪蓋中，不知下落了。央店家去換了幾百文錢，算還飯錢出門。連趕了兩三日，已過盤山，直到了三叉河地方。店家因無行李，不肯留宿。素臣道：「一路來都留，你這裡怎獨作難？」店家道：「寶音寺被火，文書雪片下來，盤詰奸細，還比得前兩日麼？」素臣再三懇求，只是不依，復向別家，處處皆同，沒行李者，一概不留。素臣沒法，只得尋出村外一個野廟中來，看那廟時，並無門戶，亦無廟祝，只一間小屋，且是牆塌壁倒，勉強爬向神台，縮腳而睡。因一路平安，心放慢了，身子勞乏，竟沉沉睡去。被幾個毛賊，將繩索套住咽喉手足，一齊用力，把兩手反拽轉去，背剪綁縛，喉間切的生疼，連氣都透不出來！素臣醒轉，已自無及！正是：

遍捋虎鬚皮可寢，偶遭蠍尾塊難除。

毛賊道：「這大漢身仗很好，若會些武藝，便充得一員頭目。」因問素臣名姓，素臣■目不答。毛賊俱怒，牽著便走，拉扯到一個所在。但見：

一帶竹笆，繞東籬沒半枝黃菊；數間茅屋，掛西牆有幾柄青鋒。閃閃紅燈，上寫著朝山二字；沉沉黑索，橫鎖著獒犬雙頭。曲徑通幽，忽塑出西方教主；肉身現相，乍行來南海觀音。柳眉星眼，剔生生三分殺氣；鐵膽銅肝，嬌滴滴一片婆心。

毛賊把素臣解至佛殿，兩個侍女，腰懸寶劍，手提紗燈，請出一個少年美貌女子，在正中一張交椅上坐下。階下站著三四個彪形大漢，手執刀棍，見素臣上階，齊聲喝跪。素臣道：「胡說！我是堂堂男子，怎肯低頭於婦人？」大漢喝道：「這廝好生無禮！」各舉棍向素臣腿彎掠來。素臣把腿一迸，齊叫：「啊唷！」兩條棍兒迸落在地。那女子發怒，走下殿來道：「這廝敢使法禁刑嗎？取咱的棍子來！」兩個侍女，便去扛出一根鐵棍，那女子一手□來，指著庭中一個大石礮，說道：「你這兩條瘦腿，敢硬似這石鼓兒嗎？且打一個樣兒與你瞧！」颯的一棍把石礮打得粉碎，火星直爆出來。素臣怒喝道：「你這賤人，要打便打，敢裝這腔兒唬嚇人嗎？」那女子大怒道：「這廝死在頭上，兀是這等放肆！」舉起棍子，望素臣頂門上直劈下來。素臣面不改色。女子這棍

打下，離著素臣頭腦沒有半寸，卻便掣去，冷笑一聲道：「這斯膽氣還好！山寨裡現在要人，你肯投降，便饒你一死！」素臣大怒道：「我是讀書人，清白之體，怎敢以穢言污我？有斷頭將軍，無降將軍，於敵國尚然，何況草賊！只可惜一個頂天立地，嚙齒戴鬚的鬚眉男子，卻死在描眉裹足，醜口發賤，無恥女賊之手，君親未報，何遽死耶！」說到此處，不覺泫然泣下。那女子冷笑道：「你說是讀書人，便是清白之體，可知有儒冠而賊行者，有賊冠而儒行者？你這斯咬文嚼字，卻一肚勢利念頭，只想功名富貴，那管禮義綱常；失勢則吮癰舐痔，得勢則弑父與君；鄙夫之心，無所不至；這才是醜潑賤無恥之人！咱們身雖落草，心在朝廷；所殺者，貪官污吏，勢惡土豪；所生者，孤窮赤子，冤屈平民；崑崙、押衙，乃天下有心人；轟政、要離，誅天下無情漢；這才是頂天立地巾幗中女子！你不降便罷，怎敢以穢言罵我？眾頭目，燙不熟酒，取這斯心肝出來！」四條大漢答應一聲，把素臣推靠柱上，反縛牢固，開胸脯，拔出尖刀，望心窩裡便刺進去。

素臣長歎一聲，閉目受刑。只聽那女子喝道：「且慢！」那斯胸前揣著什麼？拿給咱瞧！一個大漢，便向素臣懷中，扯出一角文書，並那張解批來。那女子不看便罷，看了批牌，唬得面如土色。急問道：「這是吳江文白的批牌，咱這裡正等著他！緣何得入你手？你是何人，快實說來？」素臣睜眼答道：「我便是吳江文白。你是何人？等我則甚？」那女子喝道：「文白是奉旨發遣的人，自有兵役押解，怎容他獨自行走？你莫非是解差，受了斬直指使，將文白謀害，把這文批去衛裡糊假信麼？快快說來，若有半句虛言，便碎剮了你！」素臣道：「只我便是文白，豈有無故冒名？因斬直恨我入骨，屢次遣人截殺，被我燒了寶音寺，殺賊數百，恐連累押解官役，故打發回京，自齎文批，赴遼投到。不想為汝所獲，要剮便剮，休得煩絮！」那女子笑逐顏開，忙喝從人解縛，擁至正中交椅上坐定，納頭便拜道：「賤妾有眼不識泰山，冒犯文翁，萬死莫贖！」素臣忙立起身道：「小娘子請起，學生素昧平生，緣何錯敬？且請問小娘子何人？因何在此做這般勾當？」那女子起來，襖衽而答道：「賤妾衛飛霞，丈夫尹雄，因與吳鳳元作對，殺了他妻妾子女，避禍盤山，此處是本山緝事之地。聞文翁謫戍遼東，妾身夫婦渴思一見，共商大事。怕一時錯過了，故分身到此，以便兩下緝探。不料無意中得遇文翁！因見文翁膽氣非常，未免唐突，死罪死罪！」素臣吃驚，暗忖：鳳元因何事結仇，招此奇禍？落草之人，與我商量大事，將以我為何人耶？因說道：「極蒙賢夫婦錯愛，但我係朝廷欽犯，急於到配，有辜盛情！倘蒙不殺，只此就要告辭了！」飛霞道：「衛帥權禹，係斬直乾兒；文翁若去投到，是飛蛾投火了！」因把手內文書，向燭上點著。素臣忙去奪時，已被燒燬。素臣作色，飛霞謝罪，復勸說道：「依妾愚見，不若見機而作，遁跡埋名，待時而動；恐文翁猶豫，故燒之，以絕文翁之念！留此解批，令嘍口四散謠言，說文翁落水身死，尋一腐屍，以實其事，文翁便可脫然事外矣！」素臣沉吟，也便唯唯。飛霞告罪入內，令兩個侍女，領素臣至客房中，便席款宿。

次日黎明，吩咐嘍口去尋屍首，依計而行。一面請素臣同至盤山。素臣暗想：其妻如此，其夫必非庸人；當物色之，一併收作他時牙爪！慨然許諾。素臣坐車，飛霞扮作軍官模樣，兩侍女也是寬衫高笠，懸弓插箭，騎著三匹劣馬，簇擁而行，前後嘍口偵探。不到落日時候，已至盤山。飛霞進去，改換女妝，環佩珊珊，同著尹雄出來迎接。素臣細看，但見：

男似張仙，蜀王宮繪來孟昶；女如紅拂，越公府扮出歌姬。紅白花秀茁蓮枝，緋桃玉李；雌雄劍光生比翼，幹將莫邪。燕頰虎頭，班定遠封侯有相；蛾眉鳳目，轟隱娘劍術無雙。行來一對玉人，宛轉溫柔情似水；惹起三分火性，啞啞咄咄氣成雷。

尹雄望見素臣，倒身便拜。素臣忙去扯時，尹雄連拜道：「聞名雷貫，積想魂銷；不意荒山，得邀玉趾；三生有幸，百拜何辭！」素臣回禮不迭。敘坐後，問道：「尹庚幾何？籍貫何處？夫人云：與吳鳳元為仇，避禍來此，乞道其詳。」尹雄道：「小子年方二十一，家住天津，略讀儒書，竊慕遊俠。拙荆幼得父傳，頗通劍術；夫妻同志，結客揮金。今歲清明掃墓，拙荆舞劍為樂。被景府長史吳鳳元窺見，遣尼真修，以佈施為名，誘拙荆至庵，看塑觀音法像，於茶點之內，俱下蒙藥。虧一個小尼暗做手勢，拙荆會意，悄悄潑去濃茶，藏過幾塊糕點，假裝昏睡。奸尼認是中計，將門鎖閉。床後鑽出鳳元，擁抱求奸。被拙荆痛打一頓。斷其腿骨，把庵中打得雪片。鳳元懷恨，囑托衛官，將愚夫婦收監，以白晝抄搶為名，硬坐光棍行兇之罪。上司礙著景王，不敢批駁，把愚夫婦問成斬絞監候。有一結義哥哥，時常求乞，諱名鐵丐，幾次要想劫牢，因夫妻二人下在衛所兩監，難於動手。他有義兄紅須客，深通劍術，五月內出京往山東幹事，鐵丐去尋他來做幫手，直至七月中回來，分頭入獄，把愚夫婦劫將出來。到家收拾細軟，逃往遼東，路經此山，山上盜首宋基下山劫守，被愚夫婦殺了。眾嘍口就推為寨主，權時落草。那晚愚夫婦出獄，分頭報冤，把鳳元妻妾子女盡行殺死。只便宜了吳賊出外就醫，真修宿在王府，未曾正法。拙荆恨那奸尼，囑紅須客去行刺，又驚動了同店一個酒人，被他救去，前日到此，提起來還是懊惱。小子素知文翁孝弟忠信，氣節文章，俱臻絕頂，天生神勇，武藝驚人，聞有西湖之難，日夜憂疑。直到七月中，義兄鐵丐，說在濟寧得遇文翁，方才放心。並述文翁力過孟賁，氣凌郭解。前日紅須客到此，備述文翁直聲動天地，知幾若鬼神，愚夫婦方才放心，欽慕贊歎，死心塌地。日逐差人下山偵探，並沒蹤跡，卻不知道文翁微服而過。」飛霞料理酒席，大吹大擂，款待素臣。

坐席後，素臣問道：「某在西湖被難，君何以知之？」尹雄跌足道：「可惜難中慌迫，尊使不知流落何處？幾遍差人到天津去訪問，總沒音信；不然，今日便可主僕重逢了！」素臣急問：「莫非小童奚囊得君救援麼？」尹雄道：「去歲小子在杭州游湖，正值發蛟，撈救得十餘人。內一小廝，喜其相貌，帶回天津，問知係吳江人，跟主人在湖被難，卻不肯道出文翁姓名。後令掌管文史，四方文士至舍談文，四方武士至舍較武，其中頗有出眾之才，而盛介眉目之間，皆有鄙夷之意；小子深以為怪！一日，細細根問，彼雲：『客非不佳；但觀於海者難為水，欲如吾主人之才，文足安邦，武能定國者，相懸實甚！』因再四叩其主人姓氏，方痛哭而言文翁姓名，並述文翁仁孝智勇俱由天授，同溺西湖，生死未卜。說到那裡，淚如泉湧，痛不欲生。愚夫婦由此敬愛，另眼相看。想慕文翁，真如饑渴；不意今日得見廬山，誠為萬幸！」

飛霞生有俠骨，性愛結納英雄；素臣與尹雄把酒論心，雖不來同席，卻不進去，另設一座，旁坐而聽。見尹雄說到奚囊，便接著說道：「盛價忠義，實為難及！」一手指著一個披髮丫鬟，說道：「妾見奚囊，書空咄咄，戲謂之曰：『汝年尚幼，安得如此張致？勿愁無偶，當以阿錦配汝！』彼即泣下數行，淒然欲絕雲：『主人入湖，生死未卜，何以妻為？』妾身夫婦，深以為難。不料倉卒中失散，至今杳無音信也！」素臣聽到此處，不覺淚下。尹雄道：「文翁參勘斬直在後，因何斬仁先有偽檄緝拿？莫非原有宿仇麼？」素臣道：「正是，偽檄上亦有君名；君因何事與彼為仇？」尹雄道：「文翁見過這偽檄麼？小子沒有親見，是義兄鐵丐，在山東道上，遇著兩個遊方僧人，劫奪孤客行李，被他殺死，身上搜出那檄，記了幾個姓名，述與小子聽，才知道的。至與斬仁為仇，是去年在湖上撈救被水之人，倉卒間帶不多錢，許小船上救起一人，給錢一貫，止費了一二十吊錢。斬仁嗔是異方人在彼處逞錢，滅了他的威風，喝令豪奴攢打。被小子打的落花流水，斬仁跑得快，背心上也著了一拳。當夜搬了寓所，五天帶著盛價，就起身趕回家來，他不及報復，以此致恨了！」

素臣遂將西湖被難，東阿釋盜，及夜殺超凡，得見偽檄，遇鐵丐後，搶出鷄鵝，在河間店中，救那尼姑，並火燒寶音，一路鬥殺諸事，約略述了一遍：「只可惜錯放了奸尼，未得豁賢夫婦之氣耳！」尹雄、飛霞都是義氣相高，遊俠自喜的人，一聽素臣之言，投其所好，從心窩中一陣奇癢，直癢透渾身骨節中，跳蕩而出，夫婦二人，重複出席，羅拜於地道：「文翁真天人也！」素臣忙扶起來道：「馳馬試劍，未嘗學問，昔人以為之恥，何足道哉！鐵丐、紅須何在？請來一會，某思之渴矣！」素臣說到那裡，尹雄夫妻登時變色，長跪於地，涕泣求救。正是：

魚吞香餌連鉤咽，鳥著朱絲帶矢飛。

總評：

東廊存貯火器，既為燒燬東寺之需；馬上裝回火器，又作焚燒西寺之用。法空置買時，定不料件件俱為自己及徒子徒孫下火物也。素臣雲：「反火燒身，自作自受。」諒哉！

西宅亦有婦女，見叢林惡孽，海內同風，此其不變者也；比正殿更多，早作準備，無一露體之人，此則不變中之變。

店中傳說夾雜可笑，至海老二則荒唐極矣。而聞者偏以為一些不錯，緣看法空如惡龍毒蟒，故疑素臣為牛鬼蛇神也。海老二說得高興，更有蜜蜂之變，真可大噱。而由二郎神牽出盤山大王，作梅山七弟兄，為逗筆伏筆，則更想入非非矣。

野廟被縛，又與武松同轍。而武松之見張青，與素臣之見飛霞，其平險緩急，聲色氣韻，則霄壤矣！惟有大過前人之才，然後可犯前人之事；若無故輒描粉本，便是惡札。

自素臣錯進佛殿，至女子慌忙喝令解縛，納頭便拜，復與宋江上清風山一轍。但彼以氣類相通，宋江之名雷貫綠林；此係熏蕪各別，素臣之名宜不入草賊之耳。且宋江雖未乞憐，較素臣之極口詆罵者迥別。佛殿之險，較清風倍徒也。宋江必待自家說出姓名，頗著痕跡；此則懷揣文批，因解開胸脯而見，如天衣無縫，其靈笨更不啻霄壤！武松、宋江一事為《水滸》得意之筆，此則兼擅其勝而奔軼其前，豈非絕世奇文？

大概看去，其險較甚於《水滸》，而細心察驗，則又不然。蓋燕順等漫灑取心，乃其本意，此女則聊以試素臣之膽氣耳。觀其取棍不打而先打石磴，直劈下來而即便掣去，欲取心肝而喝且慢，是本意不欲殺素臣也。其言因見文爺膽氣非常，未免唐突；是已明明說出，特以心粗看不出耳。此又綿裡藏針之法。

此回因遇尹雄而埋伏鳳元、景王、真修、容幾，聯絡紅須、鐵丐，微逗阿錦，直出錦囊；所謂牽一髮而全身俱動者。